



册府元龜
卷之八百八
至九

13
849
264



門 4 3
849
卷 264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遠名勢

避嫌

嫉惡

遠名勢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語日以約失之者鮮矣
故士君子蘊明哲之心秉貞靜之操畏權臣之盛滿
將求婚而輒拒避貴戚之氣焰彼願交而不答不屑

毀譽而盡心納忠靜退守貞而罔求干預或不矜於
 富貴或不就其徵辟時人重其立志來者仰其清風
 載諸縑緡斯可尚矣
 漢劉德為宗正妻死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
 敢畏盛滿也
 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不疑固辭
 不敢當
 後漢鄧禹封高密侯以特進奉朝請禹以天下既定
 當遠名勢

王丹京兆下邳人資性方絜鄧禹表丹領左馮翊稱

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太傅時大司徒侯霸欲
 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
 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
 是言丹未之許也

張霸為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戚
 聞霸名行欲與為交霸逡巡不答
 李通尚寧平公主為大司空通性謙恭嘗避權勢謝
 病不視事

馬廖援子也少以父任為郎明德皇后立為虎賁中
 郎將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納忠不膺

毀譽

王謙父暢祖襲皆爲三公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勿許以疾免卒於家

晉鄭默爲光祿勳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嘗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

解系梁州刺史脩之子也清身潔已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系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化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

宋謝瞻晉末爲宋國中書黃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弟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是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滿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靜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

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高祖欲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說以爲笑戲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訴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壻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勵爲國爲家遂卒時年三十

五謝瞻晦弟也初爲州主簿中軍行參軍太子舍人俄遷祕書丞自以兄居權貴已蒙超擢固辭不就王敬弘臨沂人也文帝元嘉中爲左光祿大夫東歸後徵爲太子少傅不就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謝弘微爲右衛將軍元嘉六年東宮始建領中庶子又尋加侍中弘微志在素官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王義斌同爲太子舍人弘微爲孟顛字彥重本昌安人兄昶貴盛顛不就徵辟昶死

冊府元龜 卷之八十八
後起家爲東陽太守

江湛爲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爲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欲引與日夕湛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內史

後魏楊津有六子長子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寇咸縻王爵而遁性澹退年近三十方爲鎮西府主簿

北齊韓晉明嗣封東萊王有俠氣朝廷處之貴要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

披返故紙乎武平末爲僕射百餘日便解官

後周蔡祐明帝時爲小司馬帝之公子也與祐友昵及卽位禮遇彌隆祐嘗辭疾避之至於婚姻尤不願交於勢要

唐薛元敬收之從父兄子也爲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與收俱爲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嘗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也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謇傲獨行初授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特進魏徵

甚禮之將以姪女妻之義方固辭無幾徵卒義方竟娶徵之姪告人曰昔不附宰相之勢今感知已之言故也

揚於陵為潤州句容主簿韓滉節鎮金陵以女妻之秩蒲為岳鄂江西二府從事累官至侍御史韓滉自江南入朝總將相財賦之任德宗頗任遇權傾中外於陵自江西府罷卜築於建昌以讀書山水為樂滉歿德宗貞元八年徵拜膳部員外郎

韓公武自宣武馬部都虞候將兵誅蔡賊授鄆州節度使憲宗元和十四年父弘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為右金吾將軍既而弘出鎮河中季父充乃移鎮宣武歎曰二父聯居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之職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宿衛改右驍衛將軍性頗恭遜不以富貴自處

王龜宣宗大中中為太嘗少卿以弟鐸入相不願在朝出為同州防禦使後唐孔邈兗州曲阜人文宣王四十一代孫乾寧五年登進士第除較書郎崔遠在中書奏萬年尉充集賢較理以親舅獨孤損方在廊廟避嫌不赴職

避嫌

大處簪纓之族任臺閣之官而有服之親不敢相臨
蓋避嫌之道也若乃父秉國鈞而靡求仕進兄居柄
用而固辭近職此蓋奉公之亮節飾身之遠謀雖與
內不避親疎不避仇者殊然而閑邪存誠防微杜漸
亦足尚矣

宋傅隆爲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爲僕射總服不得相
臨徙太子率更令

王球爲義興太守從兄弘爲揚州以服親不得相臨
遂加宣威將軍

唐蘇頌弟誥初拜給事中時頌爲中書侍郎上表讓

誥所授玄宗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乎頌曰晉祈
是也玄宗曰若然則朕用蘇誥何得屢言近日卿
子猶同在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

馬炫以左散騎嘗侍以弟燧拜司徒兼侍中以親避
轉刑部侍郎

李德裕字文僥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
氏春秋恥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年纔及冠志業
大成貞元中以父吉甫譴蠻方隨侍左右不求仕進
元和初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臺省累辟諸府從
事

杜從郁爲左拾遺司徒佑之子也元和元年九月以
從郁爲祕書丞郁始自太子司議郎爲左補闕右補
闕崔羣韋賢之左拾遺獨孤郁等上疏以爲宰相之
子不合爲諫諍之官於是降爲左拾遺羣等又奏云
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同而皆是諫官父爲宰相而
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於是改授
權德輿元和五年入相起居郎翰林學士獨孤郁以
德輿之壻命守本官罷學士
鄭瀚爲考功員外郎故國子博士史館脩撰以父任
僕射故也

王起爲吏部侍郎文宗太和元年六月以起爲兵部
侍郎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時起兄播爲僕射平章
事起在選部非便故移於他曹以集賢之職兼之
梁趙光裔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開平三年以光祿
太嘗少卿以兄光逢擢升相位固辭近職避親嫌也
後唐孔邈爲萬年尉充集賢較理以親舅獨孤損在
中書避嫌不赴職
楊注爲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宰相涉之弟也哀帝
二年三月勅兄旣秉於樞衡弟故難居宥密可守本
官罷內職

晉內嫉惡

仲尼有言曰惟君子能好人能惡人蓋有挺勁直之性稟直清之操嫉夫姦佞形於言色以至當官而行守法無貳抗志靡惑繇衷自信或裂裳履足以長驚或操觚著論以申貶周愛陳迹以洩其憤怒激厲薄俗以扶於名教責敗田之夫鄙其繇徑譏貝錦之子斥是讒言惡彼犬羊之質奮茲鷹鷂之志非剛毅中立卓然有守者孰能及於是哉其或觀過所從不於其黨多僻之世疾之已甚良非斯人之徒與

齊公子元其弟商人弑其君舍而自立是為懿公公

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猶言某

介子推晉人秦送文公至河舅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壁河中

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天實開公子而犯以為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

陳文子齊大夫崔子弑其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

違之

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預其四匹馬違而去也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

大夫崔子也

子產鄭大夫也鄭徐吾犯之妹美

犯鄭大夫

公孫楚聘之

矣楚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強委禽焉

禽鴈也納採用鴈

犯懼告子

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與犯請於

二子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而入布幣而出

布陳

贊幣子皙公孫黑

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

之日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大夫夫夫婦婦所謂

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褻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

言大夫

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

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

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立均幼賤有罪罪在楚也

先

子南立也用戈子皙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均其事歸罪於楚

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畏君之威聽其政尊

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

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子

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无忌

不事長也忌畏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

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鄭放游楚於吳將

行子南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游楚之兒子太叔曰吉不能亢

身焉能亢宗亢敵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

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夫豈

冊

總錄部

十

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昭
公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

大叔之族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駟氏

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

遽而至遽傳使吏數之責數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

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之命不服治女罪爾有亂心無厭國不

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

犯之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太史書七子有死

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

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

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不乎請以印為

褚師印子哲之二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

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

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加木焉書其罪于

木以加尸上又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

大獄一衣小獄襦裋民之獻衣襦裋而學訟者不可

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曰

變所欲勝因勝所罪鄭國大亂民口誼譁子產患之

於是殺析民心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向戌為宋左師魯襄公十七年華閱卒華臣弱臯比

之室臣閻之地畢比閱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

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全師向成也賊殺華吳于向成屋後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畢比私有討于吳遂幽其

妻幽吳曰異余而大望異與宋公問之曰臣也不唯

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

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合之左師為

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昭公六年寺人柳有寵

有寵于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柳聞

之乃坎用牲理書許為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

族亡人許既盟于北郭六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

華臣也

比合比奔衛于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也欲乃

於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開合比欲納公

使伐之伐令見于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女

喪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亦不詩曰

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詩大雅宗子之女其

畏哉固若城俾使也

叔孫昭子魯大夫也昭公十年昭子聘晉齊高彊奔

魯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高彊昭子語

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無子尾多

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

宮在公室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

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唯不愼也

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夫人謂子尾曠

也罕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言禍亂不在他正當

身以喻高強自取此禍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孰誰

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之故受王者禮有八佾

之舞季桓子僭于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又季氏旅于泰山子謂冉有

曰女弗能救與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時仕

下季氏救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

猶正也

乎神不享非禮放尚知問禮太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又季氏富于周

公周公天子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冉求為季氏宰卿士

意賦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小子門人也鳴

稅又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愬譖伯寮魯人弟子子服

景伯以告魯大夫昭伯回曰夫子固有惑志季孫信

路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吾勢力猶能辯子路之無罪于季孫

使誅察而肆之有罪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

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又孔子為大司寇

攝行相事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又琴張聞

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

字子開名牢

孟繫之賊女何可弔焉

信齊豹所以為盜孟繫所以見賊皆繇宗魯

不為

利疚于回

疚病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故病身于邪

不以回待人

知難不告以邪

待不蓋不義

以周事豹是蓋不義周終克也

不犯非禮

以二心事繫是非禮又

原壤夷俟

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行孔子

子曰幼而不孫弟

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成是為賊

賊謂賊害

以杖叩其脛

孔

叩擊也脛脚

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足恭便僻貌

左丘明耻之

丘亦耻之

左丘明魯大夫

慝怨而友其人

心自相怨而外詐親

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耻之丘亦耻之

仲繇字子路魯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

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

使子路

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

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

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繇弗

能

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內右史坐小法會赦免

官後為淮陽太守既辭過太行李息曰黯弃逐居郡

不得與朝廷議矣然御史大夫湯張智足以拒諫詐

足以飾非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

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典事舞文法

舞猶弄也

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

言之何言何不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

李當戶為郎武帝與韓嫣戲少不遜當戶擊嫣走于
是帝以為能

後漢朱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康賊
罪并連康兄中嘗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康下廷尉
以譴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鷄棲馬如狗疾惡如
風岑伯厚

岑暉為南陽太守成瑨功曹張牧為中賊曹吏宛有
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雕鏤玩好之物頗

以賂遺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恃其伎巧用勢縱橫暉
與收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暉竟誅之并收其宗
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于是中嘗侍侯覽使
汎妻上書訟其冤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死暉收通汎

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
范滂為汝南太守宗資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
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
共朝

蓋勳獻帝初為越騎較尉董卓不欲令典禁兵出為
潁川太守還勳強直不屈而內厭於董卓不得意疽

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賻贈
張奐燉煌人爲太嘗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少立志
節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練百疋奐惡卓爲人絕而不
受

王允太原人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
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後位至司徒

魏袁亮貞固有學行嫉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
位至河南尹尚書人

晉閻續爲西戎較尉司馬趙王倫死既葬續以車轍
其冢

劉暉爲司隸較尉其父毅疾馮純姦佞欲奏其罪未
果而卒純位官日隆暉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純得
無患

王澄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監孟
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
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

秦秀爲博士性忌讒佞疾之如讎素輕鄙賈充及伐
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曰充文案小才乃居
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

傅咸字長虞爲議郎長兼司隸較尉剛簡有大節風

唐書 卷之六十八
俗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

周馥為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陳
珍上官巳等奉清河王暉為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
書辭不受暉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暴
終為國賊乃共司隸滿奮等謀共除之謀洩為巳所
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巳為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
南尹

應詹字思遠成都王穎辟為掾時騎從事中郎諸葛
玖委長沙王乂奔鄴盛稱乂之非玖浮躁有才辨臨
漳人士無不詣之詹與玖有舊歎曰諸葛仁林何與

樂毅之相詭乎卒不見之玖聞甚愧

孔羣字敬林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
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
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分之愉下車抱術
曰吾弟發狂卿為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
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羣
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
猶憎其目導有愧色羣仕至中丞

溫嶠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在鎮
見王敦畫象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

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

范甯爲中書郎儒雅方正其舅王國寶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妻國寶持威權扇動內外甯嫉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

范弘之爲太學博士議殷浩贈謚爲僕射王珣所怨出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牋曰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側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聖世竊以人君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內炤亦賴羣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啓闢爲首咎繇謩禹

以侃侃爲先故下無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蓋嘗以謝石黷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侍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彊弱與浩年時邈絕世相及復無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痒而當爲之犯時干主耶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智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異而並傳後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

箕子爲名賢之首後人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禍敗繼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及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已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昔人擬其輕重亦以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謹言悞主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羣下者也桓溫事迹布在天

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豈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與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頓筆按氣不敢多云桓溫於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於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爲溫吏推之情禮義兼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宜暴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人幙之過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遽避君位復

子明辟漢之霍光大黜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機故能君臣俱隆道邁千歲若溫忠爲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機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爲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桓溫不能聽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懼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靈命墜而復構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疆臣中宗肅祖歛衽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皇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政出王室人無

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厥孫謀故令問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

古成詵爲後秦給事黃門侍郎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已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亦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宋孔寯子初爲高祖太尉主簿與王華爲司馬並有富貴之願太祖初徐羨之等秉權日夜揚之於太祖

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
此弑君亭不可泊也華每閒居諷詠嘗詠王粲登樓
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
每切齒憤咤歎曰當見太平時不元嘉二年甯子病
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侍中如故
北齊魏蘭根爲定州長流叅軍丁母憂居喪有孝稱
將葬恒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克
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栢以爲椁材人或勸之
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斛律光字明月爲左丞相時祖珽爲尚書左僕射所

任宅在義井坊大事脩築陸媪自往察行勢傾朝野
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數
管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垣與吾等叅
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正恐誤他國家
事

隋王誼周閔帝時爲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
執政勢傾王室帝時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
微爲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
自是朝士無敢不肅
唐韋倫爲太嘗卿爲宰相盧杞所惡改太子少保德

宗幸奉天倫亦尋赴行在及盧杞白志貞趙贊等貶官關播罷相爲刑部尚書倫於朝堂嗚咽而言曰宰相不能弼諧啓沃使天下一至於此今仍爲尚書天下何繇致理聞者敬憚之及扈從還京時擢用盧杞爲荊州刺史倫又再上表切言不可深爲忠正之士所稱歎

陸贄爲中書舍人初翰林學士贄受張鑑知得居內職及鑑爲盧杞所排贄嘗憂惴及杞貶黜始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顧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違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繇實朕之過贄亦流涕

而對曰臣思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贄意蓋爲盧杞趙贊等言也上欲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薄致茲禍亂亦運數前定事不繇人贄又極言杞等罪狀帝雖貌從心頗不說吳通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寵遇文章才器不迨贊而能交結權倖其拒贄於帝前故劉從一姜公輔自卑品蒼黃之中皆登輔相而贄爲朋黨所擠同職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動失帝之歡心故久之不爲輔相

權德輿爲太常卿時李繁者宰相泌之子初與翰林學士梁肅友善泌嘗命繁持所著文請肅爲序繁亦

自有學術肅待之頗厚因得日熟其門及肅卒繁竊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駭積年擯棄後起為太常博士德輿奏請斥之

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練此丹於薊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遽謂之曰惜哉至道來於賊臣之境雖驗何益乃沉之于江

晉張希崇為靈州節度使性雖仁恕或運姦惡嫉之若仇讐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察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五十九

隱逸

夫隱居以求志遯世而無悶含華匿耀高翔遠跡其夫德充而義富學優而誠篤又孰能懷道自晦絕俗而孤舉哉故仲尼之序逸民馬遷之述隱君子班范而下罔不論次焉觀其明哲兼茂卷懷自得潔已而

無污亢節而靡屈遺榮去羨保和養素忘機委順達
至遂命得喪不嬰其慮悔吝靡集其躬乃至形于話
言晦其名氏混於屠釣同其出處辭避微聘轉造窮
僻屏跡長往流風莫揖人遐室邇形於歎息斯固素
履之君子考槃之碩人視富貴如浮雲入山林而不
返者與

牧者不知姓名齊人也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
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貌之
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臣有侯不友暑衣葛寒
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

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
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

老子脩道德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往問禮焉其學
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孔子
死後百二十九年而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或曰儋即

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接輿楚人佯狂而來 曰鳳兮
鳳兮何德之衰 比孔子為鳳待聖王乃見非 往者不

可諫 已往所行不 來者猶可追 自今已來可追 已而
已而今之從政者始而 言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
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下下趨而去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

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曰然曰是知津矣言數周流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

曰為仲繇日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滔滔者天

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滔滔者流而不反之意言當

故曰誰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者豈若從辟世之士

哉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之

也為士從辟人之法者也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

擾而不輟擾覆種也輟止也覆子路行以告孔子

無然為其不達已曰鳥獸不可與同羣隱于山林天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

晨門者石門之闢人也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言孔子

可為而

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時孔子擊磬於

心契契此磬者徒信磬磬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已而已言亦無

然也益深則厲淺則揭以衣涉水為厲揭衣也言隨世以

也當不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未知已丈人以杖荷篠丈

為老人也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

穀不分孰為夫子丈人勤勞四體不分猶云不植其

杖而芸

植倚也除
草曰芸

子路拱而立

未知所
以答

止子路宿殺

鷄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

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子路反至其家
丈人出行不在

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此七人皆
逸民賢者

顏闔得道之人也魯君聞之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

閭簞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

使者曰此顏闔之家邪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

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

恐誤
謬致

幣而得罪故
勸令審之也

使者還審之後來求之則不得

顏闔踰
垣而逃

之故
不得

漢東園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年皆八十有餘

鬚眉皓白四人者皆以高祖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

不為漢臣

安丘望之少持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官號曰安丘上

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辟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間也

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

地理志謂君平為嚴尊三輔
決錄云子真名僕君平各尊

則君平子真
皆其字也

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

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諾而終

君平卜
筮成都

市杜陵李彊素善揚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
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可見而不可
得誰也彊心以為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率不敢
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

遂以其業終蜀人
愛敬至今稱焉

後漢梅福為南昌尉居家嘗以讀書養性為事平帝
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
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涪翁者不知何出嘗魚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
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而効乃著針經診脈法
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
仕

逢萌北海都昌人也居瑯琊勞山養志脩道光武詔
書徵萌萌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

我者以其益於政尚不知方向所在安能濟時乎即
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王霸字孺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建武中徵至
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

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閭陽毀之曰
太原俗黨孺仲頗有其風遂止

太原多晉公族子孫
以詐力相傾於孝功
名報仇過直漢
輿流為難化
至以壽終

淳于恭不暴榮名州郡連召不應建武中郡舉孝廉
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瑯琊黔陬山數十年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幸其館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終於家

馮胄隱處山澤不應徵辟

樊英南陽魯陽人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鄭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至隱處於大陂

中逢陰就虞延並避不行同郡鄧敬因折麥為坐以荷薦肉瓠以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草門琴書自娛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困於野

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也即就光武問禽何向並舉手

西指言此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邲邲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言旨顧左右

曰此隱者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尚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任性尚冲和好通老易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王君公平厚人曉陰陽懷德穢行王莽末遭亂僧牛

自隱

僧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

時人為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稽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污與官婢通免歸徃任僧牛口無二價也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嘗欲隱居避患乃與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于家鴻潛著書十餘篇

韋逢泰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泰加罪帝持原之

高鳳字文通南陽萊人也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遂不仕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與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自業章帝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

世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嘗采藥名山賣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二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爲乃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徵之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不得已乃許詔辭安車乃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

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白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少好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為室仰慕喬松導引之術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觀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

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

馬瑤隱於汧山以鬼置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

馬牧先生

戴良汝南慎陽人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詣府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以壽終

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如輒便許嫁踈裳

布被竹筥木屐以遺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
 雲夢臨江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
 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耕不輟
 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白與言老父曰我
 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
 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疲天下以奉天子邪昔
 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以勞人
 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
 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

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
 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
 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
 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
 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
 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
 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
 終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
 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

之謂曰夫保全一身曷嘗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若居猷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魏焦先字孝然河東人後漢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陽武詣大陽口戶先留陝界至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大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爲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役病人多死者縣嘗使埋藏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楮拾不取大穗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爲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蝸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饑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

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
 或問其故嘗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群不肯妄語明
 帝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度淺河水輒獨云未可
 也繇是人頗疑其不狂至齊王嘉平中太守賈穆初
 之官故過其廬先是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
 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為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
 我與卿語卿不應我如是不中為卿作君當去耳
 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伐吳
 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劬祝
 劬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為當殺并羊更殺其殺

癡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
 并羊謂吳殺癡謂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郎
 河東董經特加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
 奮其白鬚為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濶乎念共避
 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
 復曰念武陽不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恍欲與語
 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高士傳曰世莫知先
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陝居太陽無父母兄弟妻子
 見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嘗結草為廬於河
 之湄獨止其中冬夏嘗不着衣卧不設席又無草蓐
 以身親土其體垢滲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人間
 或數日一食飲食則為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
 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

日不食時行不繇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
 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
 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
 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為大賢其後野
 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祖卧不移人以
 為死就視如故不以為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
 歲餘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也曰吾不足以
 知之也考之於表可畧而見矣夫世之所嘗趣者榮
 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
 家也言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不可絕者親戚
 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不言
 曠然與天地為棟宇闔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
 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掛其意四海之廣不
 能以回其顧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來
 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嘗心之所得測量
 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
 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
 愛不以累其心捐視聽不以汙其耳目舍足於不損
 之地居身於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識
 不能尚也自羲皇已來一人而已矣故梁州刺史耿

輔以先為仙人也北地傳玄謂之
 性同禽獸並為之傳而莫能則之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後漢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
 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曆風角鳥情嘗食青菘
 芫華年似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
 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
 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壤
 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
 文帝黃初元年又徙詣雒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
 以甌甒為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
 視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齊王嘉

平中八九十才若四五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
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
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緼故後一二年病亡

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後漢建安初客三
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樂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
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衆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
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嘗讀老子
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
衆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嘗衣弊
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

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
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口不肯
言故因號之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卹之輒
拜跪繇是人謂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
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
其脯一胸糒一升而止

蜀譙秀字元彥巴西人性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
豫絕人事從兄弟及諸親舊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
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驤子壽辟命皆不應
嘗冠鹿皮躬耕山藪

晉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
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
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
怒登既出便大笑時遊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無
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
嘗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於蘇門
山遇之與商畧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
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
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嵇康從之游三年
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

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
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
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
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
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
登以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
知所終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雒陽
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嘗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
糲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絛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

曾無怒色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京答之以詩其卒章云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園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

朱冲南安人少學而貧武帝咸寧四年詔補博士冲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以其冲爲太子右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杞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躑躅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其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汗共泥若行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子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布頰如涅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視醫藥宗親因得見之

郭文字文舉河內軼人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遊山林彌旬忘返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雜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蓋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鄣時猛獸爲暴入室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嘗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而無勅色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嘗

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繇意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于太山恬靜寡欲

清虛服氣食芝餌石脩導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
索無琴書之適不脩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
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
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
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
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受好事少年頗或問
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
陽之事非窟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遣諸外物皆此類
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符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
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定之

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
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
考槃山林所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
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太山
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
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况非敢竊擬山棲之
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
范長生隱蜀西山巖居穴處求道養志後蜀李雄欲
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

謝敷字敬緒會稽人性澄靜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

鍾軍細情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
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
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
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陶淡侃之孫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
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
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反莫知所終
宋織燉煌效穀人隱居于酒泉南山太守楊宣畫其
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
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

儀鳴鏡鼓造焉織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
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
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
竒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
實勞我心

葛洪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於餘
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日擊而已各無所言洪尤好
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
以其鍊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
後師事南海太守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淨

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鍊醫術後選爲散騎
嘗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練丹以祈遐
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令成帝以洪資高不許洪
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
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嶽表
補東莞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參
軍在山積年優游閒養著述不輟後忽與嶽疏云當
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
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透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
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

尸解得仙云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家世上族而邁少
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太乙
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
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
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之
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嘗所遊
處于是立精舍于懸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
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
遣婦孫氏還家携其同志徧遊名山焉初採藥于桐

廬縣之桓山餌木涉三年映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嘗服氣一氣千餘息穆帝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王羲之造之未嘗不彌目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迹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翟莊字祖休湯之子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唯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鈎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葦門歡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翟剛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海西公太和未嘗居宣城郡界文春山中有翟剛因以爲名焉大司馬桓溫嘗往造之既至見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色忤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

之銘贊竟卒于山中
孟陋武昌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往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麟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脩儀操人莫知之好游山澤志存逸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間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冲聞

其名請爲長史麟之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麟之于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語父使麟之于内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勅人代麟之斟酒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處土牀夏則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或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暉以安車徵至鄴及見麟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

賓客造請歎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少好學恬虛隱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暉徵至鄴及見暉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許狂暉送還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塵敝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閤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王嘉隴西安陽人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于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赴公侯已下咸躬往叅請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

郭瑀燉煌人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

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直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恭承事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子獨立道聳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虜二都盡爲戎穴天子辟陋江東名教淪于左袵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于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

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跡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毋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于南山及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

董景道弘農人晉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于商維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嘯以自娛毒蟲猛獸皆遠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嘗侍並固辭竟

以壽終

宋韋玄避吏隱于長安南山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

戴顓字仲若父達兄勃並隱遁有高名顓年十六丁父憂幾滅性乃與勃居桐廬及卒顓以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飲水于林間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注禮記中庸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野澤堪行便去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武帝命爲太尉行參軍不就及踐阼徵爲通直郎散騎嘗侍皆不

起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讌戴公山也

孔淳之字彥深魯郡人父粲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不就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遊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

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乃逃于上虞縣界弟默之為廣州刺史出都與別郎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以散騎侍郎徵並不就文帝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于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州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文帝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

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終不就冬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二十五年詔散騎侍郎徵詣京邑為築室于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二十五年卒于鍾山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州三禮辟不就後又徵為秘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民禮人

或譏焉疑之曰昔老萊何楚玉稱僕嚴陵亦亢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疑之徃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山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入會稽南山樵採爲業頗能言玄理時爲咏歌往往有高勝之言除太子舍人不就卒山中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陽人世居京口寓平昌少而篤學元嘉中文帝聞康之有學義詔徵之不起棄人事

李志聞居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造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屐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孝武卽位遣大使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明帝時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

王素少有志德家貧母老住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資而得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孝武卽位欲聘揚隱退下詔召爲太子中舍人不就

周續之字道祖廬門廣武人好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以爲身不可遣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徵爲太學博士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節峻頗從之遊嘗以稽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

有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孫緬爲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重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益怪焉遂蹇

裳涉水謂曰觀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堂榮世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故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先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泱泱相忘爲樂貪餌吞鈞非夷非惠聊以忘憂于是悠然鼓棹而去

王弘之字方平瑯邪臨沂人性高尚從兄敬弘嘗薦于朝徵之不就敬弘又嘗解貂裘與之卽著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嘗垂綸于此

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日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旦夕載魚入至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夫始寧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屋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尚不仕逃避徵辟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母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爲衣徵拜著作佐郎補散騎侍郎皆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迹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驅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乃止後卒于巖石之間

